

拓展吧，文理符號

游社媛

校友會30周年出版特刊，應黃昭文主席之囑撰稿。本擬寫一點與文理書院有關的陳年往事，敝帚自珍。終於為了增添新意，決定嘗試引用一點符號學(semiotics)的理念，談談文理的符號。然而，這樣的話題不容易弄得簡單清楚，可能要考驗一下大家的文理精神，有勞多費點眼神和腦筋……

人與符號

人是符號的動物。這是德國象徵形式哲學先驅卡西爾(Ernest Cassirer, 1874-1945)對「人」所作的界定，用以取代「人為理性動物」之說。他指出符號化的思維和符號化的行為，乃人生活中最有代表性的特徵¹。

誠然如此。人將五官以及思維所觸及的一切，都點化為符號。人通過符號的運作去感受、去認知、去思考、去表達、去工作、去發明、去創造。人之所以為人，正因為擁有能夠製造符號的腦袋。笛卡兒(1596-1650)的名言「我思故我在」的確言之有理：試想像一下，一個人假設身體其他部分都已喪失或死去，只要剩下能夠思想的腦袋，這腦袋便起作用，給這殘存的部分配上一個「我」的符號！



游社媛 2001年攝於墨爾本大學

因此之故，人不單只生存在物質世界中，更生存在一整個不斷擴展的、自己也參與運作的符號系統中。這符號系統包括人賴以成形、賴以維持生命、賴以世代代延續生命的物質，也包括不斷在進步中的物質文明、更包括永無止境地在擴展中的精神文明。整個的精神文明和文化，固全然是經由人類建立、世代相傳、不斷擴展的符號；即使是宇宙間的物質，一經人類官能的接觸，亦莫不引為符體，產生符號；不斷在發展中的物質文明，亦全通過符號去掌握、去建立。

這樣的符號理念令我們看得更清楚：有限肉體生命的維持，固然有賴有限的物質供應，至於無限的精神豐盛與文明提升，卻得自心靈對所有事物無止境的創意回應。因而，拓展符號，除了拓展事物接觸領域之外，更主要的是拓展面對事物的心靈回應，藉此增添精神豐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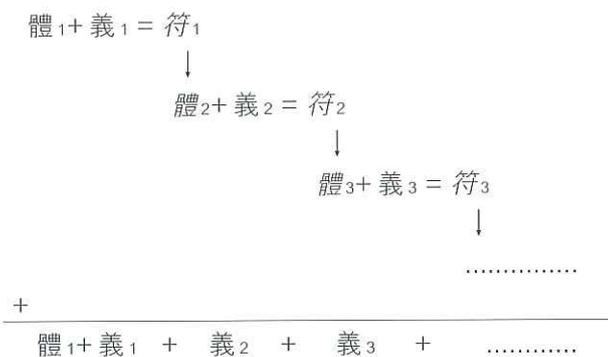
符號原理

語言是人類普遍掌握並且共同使用的約定符號。瑞士語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5)是將語言學發展為符號學的始祖。他認為，本來是一片混沌的心理活動，結合了語音，才發展為彼此之間有可辨特徵的概念，同時本來是含糊不清的發音才發展為彼此之間有可辨特徵的音素(phoneme)²。當人們開始用一定的聲音去表示這形象，一個符號(symbol)便產生了，那語音充當了符體(索氏稱為signifier, 一般譯作「能指」)，它

所代表的形象便成為符義(索氏稱為 signified, 一般譯作「所指」)。這符號在眾人運用中固定下來, 便成為一個語言單位, 叫做「詞」, 那聲音便成為這個詞的語音, 那形象便成為這個詞所代表的概念, 即所謂詞義。

美國邏輯學家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是另一位符號學始祖, 為整個符號範疇訂下理論基礎。他從邏輯學出發, 指出, 儘管未經約定, 實在的物體或事件、物體的特性、事件的規律等, 都具有示意作用, 隨時令人想到相關的意思, 這也便構成符號。因此他將全部符號分作三類: 一、特徵符號(index), 符體與符義之間有附屬、伴隨、或因果等連帶關係, 簡稱徵符; 二、圖象符號(icon), 符體與符義之間在某方面有相似關係, 簡稱象符; 三、約定符號(symbol, 或 conventional sign), 符體與符義的結合經過人為的約定, 即所謂約定俗成, 簡稱約符。³

通過這三種符號作用, 符號不斷在產生。而且任何符號都可以再充當符體, 配上新符義, 輾轉衍生新符號。衍生方式如下(斜體各項只包括原有成分, 所以不算入疊加的結果):



圖解中 體₁ 和 義₁ 組成之符號 符₁, 這符號本身再充當符體 體₂, 與符義 義₂ 結合為新符號 符₂。然後符號 符₂ 又充當符體 體₃ , 重複著同樣程式衍生下去。如果原來的符號是一個詞, 衍生的結果, 便是圖解末行的疊加總和, 包括原來的語音 體₁, 帶著多項語義 義₁ + 義₂ + 義₃ + 。

凡是約符, 其符義相當於約定的符碼。解讀約符去領會符義, 相當於解碼。語文是約符, 學習語文其實是一個索碼過程。純粹的徵符和象符沒有約定的符碼, 可以合稱為非約符。解讀非約符其實不算得是解碼, 因為那是因應連帶或相似關係由解讀者給符體賦以符義, 不同人的解讀往往同中有異。這種解讀能力來自文化承傳及事物印象的積累。

語言符號必定是約符, 徵符和象符的作用都並非必要的。約符(包括語言在內)須經過解碼的過程, 才能起作用, 不知約定者即無從解讀。藝術符號剛好相反, 詩歌、音樂、繪畫、雕刻、舞蹈、戲劇等之所以成為藝術, 關鍵全在徵符和象符, 約符的作用不是必要的, 因此真正的藝術符義, 都是不屬於語義範疇的「言外之意」。從符號學發展出來的結構主義理論認為, 解讀藝術作品, 包括欣賞或閱讀, 其實是以眼前的符號作為符體, 在腦海中賦以相關的符義, 是一個符號衍生過程(程序如上文圖解), 也相當於一個創作的過程。於是讀者反應(reader's response)理論又指出, 藝術符義其實是欣賞者或閱讀者各自作出的反應, 因此因人而異。

文理校名

根據許慎(58-147)《說文解字》, 「文, 錯畫也。理, 治玉也」, 可見在成為語言符

號之前，人們腦海中的「文」只是線條交錯的視覺形象，「理」只是琢磨玉石的行為意念。與語音結合為符號後，它們才得以成為語言符號，固定為有明確語音和語義的「詞」。

成為以語音為符體的詞之後，經過相當年代，才產生以筆劃為符體，以原來的詞(連音帶義)為符義的書寫符號，那就是文字。漢字以固定筆劃結構(符體)代表個別詞項(符義)，因此也全是約符。然而它們的產生，大多借助了象符或徵符的作用。例如，「文」字是個象形字，結構形似「錯畫」，所以同時也是象符。「理」字是個形聲字，它左邊的「王」形似一串玉石，而玉石是「治玉」的行為對象，與「理」的詞義有連帶關係；還有，「理」字右邊「里」的語音與「理」相同，屬相似關係；可見「理」字同時也是徵符和象符。

依然藉著上述的符號輾轉衍生原理，「文」、「理」的詞義後來並非限指「錯畫」和「治玉」。「文」首先因相似關係，同時亦指當時的象形文字，這是象符的作用。後來由於以部分指整體，所指便包括所有的「文字」，這是徵符作用。此外，由於都是用文字所組成，「文」的詞義便擴展至相當於今日的「文辭、文章、文獻」這又是徵符的作用。



游社媛 2004年攝於越南

此外「文」還有「華、美、善」、「文雅、斯文」等等美好詞義，相信又是由於與美好的文辭有相似關係，是象符作用。至於「理」，首先由於做法上的類似，「治玉」的詞義便引申為治其他事物，令詞義擴展至相當於「修理、清理、整理、料理、理會」等今天使用的詞，是象符作用。又由於作為「理」導致的結果，便產生了相當於今日「道義、道理、條理」等等詞義，那都是徵符作用。

然而，用同一語音同一個字代表這麼多詞義，實在有礙理解。人們於是因應所指不同概念，分別補上另一個有關的詞合成新符體，產生了今日常用的雙音節新詞。保留下來的原有符體顯示了附屬關係，一律起著徵符作用。上面「文字、文辭、文章、文獻、文雅、斯文」，以及「修理、清理、整理、料理、理會、條理、道理」等我們常用的詞，正是將原屬於「文」、「理」的一些概念，改用雙音節符體來代表的例子。除了中國原有的詞義之外，後出新事物和新概念，在現代漢語中也經常結合兩個帶有徵符或象符作用的單音詞來充當符體，例如「文化、文明、文藝、文娛、文科」，以及「理想、理事、物理、生理、理科」。

我們學校命名「文理」，那固然是個約符。然而，作為符體的這兩字本身，即帶有上述或未述的許多美好語文詞義。由於此二字更代表文科、理科，那是辦學者在大學所修的專業學科，同時也是抱著教育使命去施教的學科，因此起著很強烈的徵符作用。這兩個字分開是符義豐富的符號，合起來更是意味深長，而且所代表符義還因我校的發展而不斷在增長。它們是美好符號的種子，因而也是美好思想的種子。詩人何達說：

凡做每一件事情，
都給它一個美麗的思想，
就像一盞燈，
把一切照亮。

「文理」這名字正好為我們增添美麗的思想。

用作學校「英文」命名的 Cognitio，其實是拉丁文，那曾經是歐洲上層社會使用的語文，代表著希臘羅馬文化的承傳，有濃厚學術氣味。它相當於英文 get to know，意即求知，配合著中文校名「文理」，便有通過文科、理科兩方面的研習去致知，從而追求人生真善美的意思。

文理校徽

校徽和校歌都是用來代表我們學校，是一種約定，就此層次來說，它們是約符。但總的來說，它們本應是藝術符號，理應強調徵符和象符作用。創校當初，校徽由筆者設計，校歌亦由筆者作詞，再由音樂老師李國超先生配曲；後來劉振華校長按照原來的樂曲另配現行的中文歌詞。

筆者編本校第一本校刊時，也寫過介紹校徽的文字(沒有署名，因為封面設計及太多撰述都出自一個人手筆)，現在已找不出來。四十周年校刊的封面內頁，附有編者關於校徽的說明，摘錄如下：

我們的冬季校徽，外看像個大盾牌藏著一個小盾牌，下面是英文校名。大盾牌上刻了一條黃龍，龍是充滿能量和活力的化身，亦象徵著中國文化和傳統的美德。小盾牌內刻上了由S和橄欖枝組的A字母。A代表文科的學習，S代表理科的學習。文科可以滿足我們精神上的需要，理科可以幫助我們開發物質世界，改善生活環境。用橄欖枝把A和聯起來，象徵文科和理科上的學習是為了貫徹人類繁榮和平的目的。盾牌是剛毅不屈的象徵，這是學校對同學的要求。夏季校徽較為簡單，只保留小盾牌和英文校名。

這是編者對這個符號的解讀。引文無加底線的部分，是對符義的說明。由於校徽是用來代表本校的，起著約符的作用，這方面的想法大致跟筆者寫過的差不多。引文加底線的部分，是對符體的說明，當中對於A併S這個主體標誌的看法，卻跟設計的原意有出入。應該看得出，字母A是作為用空心筆劃，但它左邊的斜劃被S的實線疊蓋住，只有中間的橫劃另用一根常見於和平鴿圖案的橄欖枝來充當。將兩個字母看作這樣地併合，顯然較能象徵文理學問的相輔相成，在造福人類社會、促進和平繁榮的前提下，組合為完美的教育體系。記得筆者為冬季校服設計領帶，便是用深藍底色反襯出許多A併S標誌，有如夜空上滿掛星星！

我們的校徽設計與港大校徽有相似關係，也足以增添美好的徵符符義。大致色彩與佈局的相似，呼應著辦學者出身自香港大學的背景，增添高格調的、學術的韻味，卻以象徵中華民族的龍取代港大校徽象徵大英帝國的獅子，潛藏著強烈的民族意識，以及飛龍在天的生命力。代表創校者的專業學科和教育理念的A併S標誌，其實也和港大校徽上的「明德格物」校訓有密切呼應。《禮記·大學》：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可見港大校訓標誌著中國知識分子的崇高抱負：由做學問(格物致知)開始，通過修身齊家治國，以表彰盛德(明明德)於天下。然而，理科的作用，即格物致知，文科的追求，終極是明德，我們將標榜的重心放在教學方面，是一種務實的代表。港大校徽徽帶上的拉丁文 sapientia et virtus，前一字相當於英文的 wisdom, profound knowledge，中文的智，後一字相當於英文的 virtue，中文的德，總的意思與「明德格物」相當。我們在徽帶上只標 cognitio，那是校名，更強調研習，作為「明德格物」的起點。

另一方面，校徽的設計很多地方取義於西方文化，當中的橄欖枝聯繫著和平鴿之外，有關的希臘神話，更值得一提，以增添徵符符義。根據希臘神話，將橄欖賜贈人類的，是希臘奧林匹克女神雅典娜。她是直接從眾神之主宙斯的頭臚出生的，生來已成長而且全身披甲，英姿颯爽。她是智慧之神，主管品德與理智，促進創作與發明；也是戰



智慧女神雅典娜石像

鬥之神，維護正義與和平。話說雅典建邦之初，海神普賽頓與雅典娜都堅持要求做城邦的保護神，於是宙斯聚集了眾神來裁決勝負，結果是雅典娜因以橄欖樹賜贈人類而勝出，城邦亦以她的名字命名。以下節譯 Cox, Tales of the Gods and Heros 書中對當時情景的描繪，以加深大家的印象：

雅典娜以她銳利的灰色眼睛礙視著諸神。她徐徐彎身，在地上種下右手所執的一粒小小種子。她不說一句話，依然恬靜地望著眾神。立刻，他們看見從地上長出小小的綠芽來。綠芽長高了，生出枝葉來；然後長得更高，枝繁葉茂，更在枝葉叢中結出果子來。「我的賜品比普賽頓的更好，啊，我主！」她說道，「他所贈的馬，將帶來戰爭、哄鬥和痛苦。我的橄欖樹帶來和平和豐稔、建康與強壯，是自由與幸福的保證……」



智慧女神雅典娜陶繪

文理校歌

同樣，校歌儘管約定代表學校，有約符的特點，但它本來必須是藝術符號，方可充分發揮作用。所配的樂曲是藝術符號，那是無庸置疑的。歌詞方面，無論算得是藝術符號與否，本來就是語言文字符號，已充滿了語義，因此凌駕語義之上，還須能觸發非語言所直接表達的感受或意義。對於這種往往被忽略的語言藝術特點，結構主義符號學者，例如俄國的 Roman Jakobson 和 Yury Lotman⁵，提出了比較清晰的理論，簡言之，對於詩或者歌詞來說，就是以本身已是符號的語言文字充當符體，再對它們第二度運用產生符號的手段。

當時所寫的歌詞算得是藝術符號，算得是一首詩麼？事隔42年，作為歷史文物，也值得回頭重看：

School Song (original old version)

Hold our heads up our crests high,
Always forward let us stride.
Cognitio is forever an urge
To seek for truth and knowledge;
We are guided on our road,
To march against their strong holds.

Hold our heads up our crests high,
Victory shall always come by.
Cognitio is forever a forge
That makes our minds strong and bold;
So we face blows stand and fight,
Marching in storm in sunlight.

Hold our heads up our crests high,
Misery shall never come nigh.
Cognitio is forever a fire
That lights our way and inspires;
Warms with sense of brotherhood,
Enlightens with teaching good.

Hold our heads up our crests high,
And march on far and wide.
Cognitio is ever a school of fame,
We are proud to bear thy name
Down the years and up the road,
Through the wide eternal world.

以上歌詞本來只記得第一節，其他除重出的字句外，第二節只記得victory，第四節只記得結尾二行。筆者化了四、五天翻箱倒櫃，卻找不到印有這歌詞的校刊或典禮場刊。終於堅持用相似和連帶的符號原理，以重新創作的方式逐行逐字推敲下去。奇怪的是，凡覺得不合這原理的字句，也就不是原來的，一旦想到了合原理的字句，心中即豁然開朗，記得本來就是如此。以上所錄，全是這樣推敲回來的！

以下是值得一提的特點：

一、它是藝術符號，並非一般語文。首先，除用底線標出的少數字句外，都是以一般語言為象符，不能按照一般語意取義。此外，基本上用了詩的藝術規格，句段形式整齊(除節二行3、4外，韻腳也整齊)，表現了非語意所宣洩的美感。

二、四節相應的詩行，結構相似而有進展。例如，依次各節的行2，都是該節的導入，令各節有起承轉合的關係，由節一的 forward stride 作起，承接為節二的 victory always，再轉為節三的 misery never，終於合為節四的 far and wide。又凡各節的行3都表現心目中學校的形象，urge, forge, fire, fame。此等特點都是相似關係和連帶關係的體現，符合結構主義者所提出的藝術原理。

三、它與校徽與校名 Cognitio 緊密呼應，可謂三位一體。例如，全詩意象建立的自我形象，令人聯想到挽著盾牌，全副武裝的雅典娜，表現強烈的深情而又陽剛的戰鬥精神，而且緊密呼應著校徽所包括的盾牌和橄欖枝。另一方面，各節行3的 Cognitio，都依次充當起、承、轉、合關鍵句的主語。



雅典娜廟中神像圖繪

當然也有不足之處。當時標榜重視英語教學，歌詞用英語固然是徇眾要求，內容未能呼應中文校名和辦學的「文理」特色，卻是英語水平所限。還有，儘管戰鬥字眼只是象符，象徵以雅典娜為代表的正義與剛強，但這樣的符體畢竟與現社會越來越「生於安樂」的心態脫節。也有意見嫌四節太長。以下是推敲舊歌詞時一併推敲出來的改良版本，未知大家覺得比較滿意否：

School Song (new improved version)

Hold our heads up our crests high,
Always forward let us stride.
Cognitio is forever an urge
To seek for truth and knowledge,
With hearts enriched in arts
And brains tempered with science.

Hold our heads up our crests high,
And march on side by side.
Cognitio is forever a fire

That lights our way and inspires,
Warms with sense of brotherhood,
Enlightens with teaching good.

Hold our heads up our crests high,
And march on far and wide.
Cognitio is ever a school of fame,
We are proud to bear thy name
Down the years and with our roles
In the wide eternal world.

至於劉校長所配的中文歌詞，更濃縮為二節，羅列非形象的義項較多，令語義內容充實得無以復加，教育意味重，是非常嚴謹之作。無奈魚與熊掌，藝術符號的分量便相對地不多，幸而尚有「高嶺」和「齒輪」二項意象，倍覺可喜。由於那是現用的歌詞，深信同學們已經解讀得很好，無需贅說。

拓展文理符號

當我們說「文理符號」(亦可作「文理的符號」)，其實有歧義。第一義是指用別的事物來代表文理，即以別的事物為符體，文理為符義。第二義是指以文理代表別的事物，亦即以文理為符體，別的事物為符義。

由於符體性質的分別，第一義的符號有兩類。第一類是帶有約定性的，即上文已經談過的校名、校徽、校歌等，所用符體本來已經是用語文、圖案、或樂音所構成。第二類是非約定的，隨時以與文理書院有明顯關係的事物或人物為符體，例如，個別師生或校友被視為文理的代表，他們便成為文理符號的符體。第二義的文理符號其實只有一個，因為只有一個符體，但仍因隨其他二類之後，可稱之為第三類。正如有人會說，「甲先生是當代的孔子」，這是將已有偉大專指符義的「孔子」這個符號再用作符體，成為配搭「偉大教育家」之類符義的符號，同樣會有熱心的教育工作者說：「讓我們創辦一間文理」，那麼，已專指文理書院的符號「文理」便再被用作符體，構成另一個符號。



游社媛與自繪插圖(2002年攝)

儘管三類符號的符體、符義反覆重疊，間或不易分辨，真正有意義的是符義，不管它們是屬於那一個層次的符號，不管它們是符體所包含或所指的，因為所有符義其實就是精神世界賴以豐盛的心靈回應。那是本文第一節所強調過的。

與文理符號有關的符義可分為源自文理，非源自文理二類。校名、校徽、校歌三者的符體本身所包含的符義都屬於非源自文理一類(例如校名校歌的字詞語義，校徽設計源自希臘神話的意義)，卻能夠為這些文理符號增添「美麗的思想」。更有進者，三者的應用，莫不關乎禮儀，蘊藏著提升或培養精神素質、道德情操、和藝術品味的的作用。校名乃作為對學校的標榜和稱呼，是語文標誌，任何禮儀場合不能或缺。校徽乃學校場地及校服上的視覺標誌，關乎場地佈置及服飾的禮儀。校歌是在典禮或聚會上、大眾聯合發自肺腑的聽覺標誌，對於氣氛營造、精神融匯、感情舒發，等等，特具深化作用。對此等符體含義的深入了解，在禮儀教化方面作用至大。本文以主要篇幅用作有關介紹，是有所為而為的。

然而，與我們關係最密切的，還是源自文理的符義。這個符義源頭包括我校從過去到現在的整體和有關事物，那是我校的整個存在。只看磚瓦木石的外層，這個存在可以這樣概括：1961年租用九龍柯士甸道辦夜校，1962年租用香港銅鑼灣金殿大廈二樓創辦日校，1967年轉租灣仔萬茂里校舍，1970年擴建九龍新蒲崗新校，1974年再擴建香港柴灣新校，1998年香港文理禮堂落成，2004年港校新翼平頂。這的確是很重要、很關鍵性的硬件部分。至於更具真正價值的部分，更是浩瀚有如星海，不易概述。其中的少許，一翻開四十周年的校刊，即爭相湧入眼簾。教與學的成績報告之外、同學作品的出色表現之外，更星光熠熠的，是校友的心聲和訊息：「文理，我們四十年不變」、「我為文理而驕傲」、「神學教授的母校回憶」、「超越自己」.....。

作為文理的創辦人、師生、或校友，我們是整個「文理存在」的主要成分，是創造者、發展者，也是所培育或造就者。我們與三類文理符號的關係密切得難以說清，我們用行動也用心靈創造了而且還在創造或拓展著與它們有關的符義，我們自己也會被視為代表文理的符體。我們人數不斷的增加，我們無論在校內或校外的表現和成就也不斷提升，文理符號因而也隨著不斷拓展——包括在符體上、符義上、時空範圍上、解讀者的人數上。此等符號拓展意念，本來已隱含在舊歌詞的末節。在上文提出的改良本中，這一節改動了四個字，更進一步點出了符號意識的主觀能動作用，以及所引發的承擔、回饋、與奉獻觀念，增添了歌詞的言外之意。



第一期校刊

謹將末四行大意譯出，作為本文共勉之結語：

我校揚教澤，時空廣披延；
身膺文理名，任重而道遠。

長江後浪推前浪，同學表現出色，校友人才輩出，對社會貢獻良多。喜見如許光燿的「文理符號」湧現，乃有如此改筆。復因感於校友會諸君鍥而不捨之文理精神，拙文幾經拖延，終得成篇，且愧且感！

游社煖

創辦人·校董會成員

2004年10月31日

- 1 卡西爾(Ernest Cassirer)著，甘陽譯《人論》(1944 德文初版)，1985 上海譯文出版社，頁33。
- 2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ed. Charles Balley et al., m trans. Wade Baskin, intro. Jonathan Culler (Bungay: Fontana, 1974), p.111.
- 3 Terence Hawkes, *Structuralism & Semiotics* (Bungay: Methuen & Co. Ltd., 1977), p.127.
- 4 例如，孔子(前 551-479)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句中的「文」，所指包括詩書六藝、禮樂制度等，所指與今日的「文獻」相當。
- 5 Roman Jakobson,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Roman Jakobson Selected Writings*, ed. Stephen Rudy (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s, 1981), III, p.18.
- Yury Lotman, *Analysis of the Poetic Text*, ed. & trans. Z. Barton Johnson (Heatherway: Ardis, 1976), p.17.